



詩語背後

● 江 鄰

詩心禪意話杭州(二)

孤山是位於西湖中的一個小島，面積不大，名氣卻很大。它與同處西湖景區的飛來峰，恰似雙蓮並蒂，在西湖碧水滋養下，一個培育思想的菩提，一個綻放藝術的仙葩。

坐落在孤山上的西泠印社，與飛來峰下的靈隱寺相呼應，成為西湖文化長廊上另一顆耀眼的明珠。在日漸浮躁的社會裏，這家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學，兼及書畫」為宗旨的天下名社，堪稱中國文化人的心靈故鄉。我對它了解越深，接觸越多，高山仰止之情愈濃，竟生出近鄉情怯的感覺。

鬱鬱孤山，俏立於碧波之上，以西泠橋和白堤與陸地相連。提起「孤山」二字，白居易的「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平雲腳低」就會從心底冒出來。那是有畫面、有聲音而且有溫度的文字。就像「西泠」這個地名，一聽就能讓人感受到濃濃的文化氣息。而想到江南才女蘇小小魂斷西泠橋頭，香塚蒼苔，又無端有些悵然。

西泠印社的百般風流，一脈神韻，遠不是三言兩語說得了的。為免掛一漏萬，我不在此贅述，只講一則對自己觸動極大且「獨此一家，別無分號」的軼事。管中窺豹，以反映西泠印社的水平、成就、精神及其在中國文化傳承史中的地位。

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西泠印社創立。一百多年來，西泠印社共經歷了七任社長，分別是：

吳昌碩社長（1913—1927）
馬衡社長（1947—1955）
張宗祥社長（1963—1965）
沙孟海社長（1979—1992）
趙樸初社長（1993—2000）
啓功社長（2002—2005）
饒宗頤社長（2011—2018）

那麼，問題來了：西泠印社創立110多年，有社長的年份不過50餘年。七任社長都享高壽，但好幾位都在耄耋之年才上任，所以任期都不太長。西泠印社社長是終身制，推選社長沒有糾錯機會，故而慎之又慎。

巔峰追求，寧缺毋濫，這才是文化應有的

風骨！說到底，西泠印社的鼎鼎名頭不是社長一呼百應帶出來的，而得益於一眾社員辛勤耕耘，癡迷求索，百花齊放。歷任社長固然是泰山北斗似的人類，社員如李叔同、黃賓虹、沈尹默、傅抱石、潘天壽、吳湖帆、陸儼少、陳巨來等等，亦是近百年來文化藝術界的精英。

我同西泠印社的交集，好似君子之交淡如水，自然而清激。當年在京與啟功社長有一面之緣，後來在香港又與饒宗頤社長結下一段情誼。最難得的是2018年金秋時節，參加了由香港集古齋和西泠印社共同主辦的一個青年文化交流活動，近距離觸摸西泠印社培養後輩藝術人才的脈動，從中感知薪火相傳的魅力。

今次再來西泠印社，結識了青年篆刻家王臻先生，並獲贈一枚閒章：飲食男女。大俗大雅，返璞歸真。人類全部文明，無不歸於飲食男女的演繹；世間所有藝術，皆是源於飲食男女的昇華。我看王臻先生製印，神情那麼專注，刀法那麼果決，年輕的臉龐透出自信，靈動的雙手像在琴鍵上飛舞彈奏，高山流水，涓涓而出……

西泠不負西湖，西湖亦不負西泠。當你漫步在綠柳婆娑的堤岸邊，沉醉於蘇堤春曉、三潭映月、曲院風荷的婀娜之中，走過許仙白娘子斷橋相遇的傳說，你會由衷感歎：這正是養育西泠藝術的一方水土啊！

那天下午，我跟謝國平先生來到湖畔居。據稱這是杭州最好的茶室，坐落在伸入西湖的一個小半島上，水紋山色，風光盡攬。面對如此佳景，我想這茶室之好，未必在於品茗茶，食茶點，而是臨湖把盞，閒話春秋吧。國平是我相識多年的忘年交，香港商報駐浙江辦事處主任，並在大學兼職教授新聞學。當他以新聞人的眼光、學者的見識，把這片湖、這座城、這煙雨江南向我娓娓道來，我的眼光掠過近前的荷葉，順着蕩漾的碧波，投向湖中的彩船、對岸的亭台、起伏的山嶺，思绪彷彿與前人對接，與他們共同經歷這青山綠水的故事。

這是一片怎樣的山川江湖，讓文如白樂天、蘇東坡，武如岳飛、于謙，都與之結下



深厚淵源。平生遊覽湖泊海子不少，盡如人意者，非西湖莫屬。想起來，青海湖、洞庭湖都太大、太原始，極目煙波浩渺，一望無際，似乎少了點韻味。昆明湖、什利海又太小，太精緻，沿岸景致妙曼，一覽無餘，終究缺了些野趣。只有西湖，大小適中，山水相依，天人合一，妙趣橫生。更有一個個綠島散落湖心，出翠熨波，鶴影翩翩，柳堤荷岸蜿蜒其間，讓人想入非非。

時人形容杭州「三面雲山一面城」，便來源於西湖。西湖北、西、南三面倚山，東面平坦開闊，故而形成水光瀲灩，山色空濤，濃妝淡抹總相宜的至境。水固然一池春光，山卻不是高峰絕壁，而是數十米到數百米錯落有致的山頭，疊巘清嘉，連綿不絕。獨特的地形地貌，讓遊覽西湖變得豐富起來，或盪舟水面，或漫步湖濱，或穿山越林，各有其趣。

有種說法，晴西湖不如雨西湖，雨西湖不如霧西湖，霧西湖不如雪西湖……這鏡口令似的表述，無非傳達一個意思，任何時候游西湖都是美的，沒有最美，只有更美。而今天，一次夜登雷峰塔的經歷，讓我忍不住模仿這個句式：日西湖不如夜西湖。

登雷峰塔，本不在計劃中。蓋因置身於後人仿造的古建築，多少都有點穿戲服的感覺，像是在表演。這種感覺不是我喜歡的，每遇類似偽古蹟都敬而遠之。然而，或許是雷峰塔名氣太大，又或許那天酒喝得有點high，反正我跟國平兩人，在關關之前作為最後一批遊客登上了這座燈火輝煌的「古塔」。和風拂煦，山水一色，環西湖的夜景，層層疊疊，在我們腳下汪洋恣肆地鋪陳開來——

亦濃亦淡夜悠悠 明月半輪上塔樓
光影微矇波不斷 輕搖淺曳繞青洲
多情兒女心難靜 大夢書生意未休
文廟武祠商女墓 千年煙雨一湖收



字裏行間

● 黃仲鳴

慕容羽軍的傑作

多年前，在彌敦酒店頂層的嵩雲廳，有6位文界人士不時相聚。這6人是，寫武俠小說的高峰，寫《醉翻風月鑒》的陳潞，寫旅遊稿的葉迅中，什麼文類也寫的慕容羽軍，和一老一少的兩位既任編輯、也在報端塗稿的甘豐穗和區區在下。

6人中，我年紀最輕，奉陪末座，聆聽教益也。後來，我為文戲稱「嵩雲六劍」。可惜，隨著時光流逝，多年後，高峰、陳潞，甘豐穗先後鶴駕西去；2013年，慕容走了，2018年，葉迅中亦撒手。5人俱享高壽，而今只剩下我這「小老夫」，一想起前塵往事，無限傷感也。

這篇專述「劍」慕容羽軍。無他，皆因近來重讀了他那部極具文獻價值的《為文學作證——親歷香港文學史》（香港：普文社，2005年）。這書獲發局資助研究，慕容羽軍才得以完成他這長久心願。當他獲批時，曾一通電話向我告知，那歡愉的聲音，猶在耳畔。

當初訂的題目是《香港文學之路》。我聽了，回以兩字：老套。定稿之日，易名《香港文學生態》，我聽了，也回以兩字：欠佳。後來，他沒再問我這只



●看這書，可知1950年代後的香港文學大勢。 作者提供

識搖頭之人了。後來，書出版了，才得這個「作證」、「親歷」的名字，於是答之以曰：「好極！」

慕容羽軍筆耕逾五十年，歷經多家報刊的編輯、主編，所認識的作家自是不少，無論是老、是中、是青，他大都認識，或深交，或淺交，或點頭之交，他都掌握了不少他們的資料，讀了他們不少作品；寫這書時，最大麻煩是：找文獻來印證他的記憶，和理順「文學大勢」，不能前後倒置也。

在他寫這書前，我已邀他寫了很多篇文壇回憶錄，發表在我所編的雜誌上，這都是他的親歷，擲地有聲。

1940年代末，慕容投身香港稿海，在報社任副刊編輯，直到若干若干年後，他掛在口邊的是這一「傑作」：

「孟君寫小說，便是在我的穿針引線下催生的，雖然，她第一本小說《拂牆花影》這題目是我極端反對的，但問題在報紙開始連載後才發現，已經來不及改變了，而她也領會我的反對是完全正確。」

慕容為何反對這書名？只因鴛鴦味太重了，欠「社會現實」。孟君是慕容常掛嘴邊的女作家。後來，孟君辦《天底下》周刊，名聲漸響。同期，有一作家碧侶，亦具知名度。慕容「作證」說：

「在孟君小說出現前的碧侶小說《心碎十一樓》，實際上是揭開了戰後粵港小說流行的第一頁。……上世紀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期，便是由這兩位作家填補這一瞬的真空。」

碧侶辦了份《七彩》，和《天底下》打對台。慕容最後的評價是：孟君勝碧侶。但對這一男一女作家的作品，我都不甚喜歡也。

將孟君和碧侶來作比較，是慕容的開筆，也饒有新意。其後，分章論述香港歷來的文學生態，都是慕容的「獨見」和「心得」。不過，此書受到文論界的「漠視」，究竟是什麼原因？待有機會再行分解。

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

●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悼李我(3)：威水；噓噓聲/hur hur聲；《天空小說》的魅力；信邪；臨尾香



「威風」指教人敬畏佩服的氣派或氣勢，如：在某方面傲視同儕或有絕無僅有的表現。廣東人也會叫「威風」做「威水」；至於「威」何以與「水」有關，套用「講古佬」口吻：

欲知「威水」何來，且看「下回」分解！

「噓噓」是象聲詞，其中「噓」讀「靴1-4」，本用以形容嘈雜喧鬧的情景。後人們以「噓噓聲/hur hur聲」比喻排山倒海的氣勢，也有用以形容呼吸急促的樣子。如某件事情有需要從速進行，某人或單位卻未有跟上，人們也會用「噓噓聲」來催促一下，與「嗶嗶聲」愈近。

1946年秋，24歲的李我被廣州「風行電台」相中，就此開啟了其神奇廣播之旅。李我第一天踏入電台已被安排直播，他不慌不忙地即場自編內容，以一人分飾數角「講古」半個小時。廣播完畢後，不少聽眾來電嘉許，李我遂以同一形式於每天中午12時半進行廣播《文藝小說》。起初是半個小時，因反應澎湃而加至兩個半小時，廣告當然隨之而激增。當年李我開味「講古」，幾乎全全城都開着收音機，沒有收音機的人會跑到涼茶舖收聽。據說最低消費要一角，每5至10分鐘是「添飲」時段，如欲繼續收聽要再付一角。如是者，聽完整集廣播劇需約五角或以上；當年來說，不可謂不高消費。錯過了當天廣播的人可於翌日在各大小報章或日後印製的單行本追回劇情。李我是透過大氣電波「講古」的，其獨特的《文藝小說》後正名為《天空小說》。由於省港澳的聽眾超多，不少《天空小說》爭相被改編成電影或粵劇，鋒頭一時無兩。以下的打油詩大致勾勒出李我三十載廣播的「威水」始末：

初試講古人吃驚，聽眾來電問誰聲；
從此李我受追捧，個個有乜人唔懂。

X X X
人情世故來吹水，聽落永有打瞌睡；
邊個夠李我威水，講古王捨他其誰。

X X X
一人聲演巴巴閉，李我講古出晒位；
開味全市擔擔仔，工都唔想返咁滯。

X X X
到時候一把聲，正是度度有得聽；
涼茶舖裏好擠擠，多收幾毫都話抵。

X X X
有聽到都仲有計，明日報章有得睇；
唔睇報章有書仔，電影拍埋有走難。

X X X
文藝小說有得揮，風行電台晒曬威；
廣告多到噓噓聲，名列前茅在省城。

X X X
後正名天空小說，敢誇無人能超越；
粵劇爭相來改編，真係紅透半边天。

X X X
最初以為搵兩響，轉頭收入翻幾番；
講古一講三十秋，名利雙收優優悠。

話說回來，「上回」講到的「衰收尾」，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人多會將之說成「臨尾香」。這是因為那時有位記者叫「林美香」，人們便取其諧音「臨尾香」作說笑，並就其名字和職業創作了以下一句歇後語：

無線電視記者——臨尾香

廣東人叫人死了做「香咗」，而「臨尾香」則不至於「死」，只是「晚咗不保」而已。江湖傳聞，當年有的士司機因「信邪」而拒載林小姐；所謂「信邪」（「邪」讀「扯」），迷信也。

豆瓣閒話

飲茶先啦

● 青 絲

一個南亞面孔的外國人拍攝視頻，用粵語招呼眾人「飲茶先啦」走紅中文網絡，被親切稱為「飲茶哥」。很多點讚的「打工人」都被勸飲茶的大白話擊中內心，由此開悟，如果想活得閒適從容不焦慮，除了要調低對物質的慾望，還須學會對自己多一點關心。

現代社會，工作與生活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畢竟人不能沒有工作，除了需要勞動收入來維持生活，社會關係也同樣需要工作進行支撐。美國有一項研究，一個富豪如果沒有工作，失去相應的社會聯繫，缺乏朋友支持，幸福感還比不上一個有工作但收入很低的人。工作的一大潛在價值就是維持必要的社會聯繫，構建人際網絡。

但與此同時，很多人工作是為了養家餬口，迫於生活的壓力，是用錢換時間，換更多的自由支配空間，少有考慮個人意願及自身幸福價值的時侯，從工作中獲得的體驗感很差。久

來鴻

從小到大，我讀到過很多古人關於端午的詩句，因而，我一直有一種印象，古人是愛端午的。的確，古人愛端午，那種愛是充滿着對中華習俗與端午文化的敬仰，也是對古代先賢的緬懷。而我，作為新時代的青年，也有着對端午同樣的癡迷。那美好傳統的習俗，那豐富多彩的活動，那斑斕輝煌的文化，那軟糯飄香的粽子，無不都是我心底一種別有詩意的迷戀。

「節分端午自誰言，萬古傳聞為屈原。」現在提到端午，很多人都會想到屈原。因為相傳這位大詩人是五月初五日，在寫下了絕筆《懷沙》之後，抱石自沉汨羅江，以自己的生命譜寫了一曲壯麗的愛國主義樂章。由此，國人哀之，「以竹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事實上，確有在端午節紀念屈原的傳統，但紀念屈原並非端午節的全部含義。

端午節，又稱端陽節、重午節、龍日、龍舟節等，它與春節、清明節、中秋節並稱為中國民間四大傳統節日。它在古老星象文化、人文哲學等

而久之，就有身心俱疲之感，陷入到一種既離不開工作、又憎恨工作的狀態中。美國政治心理學家羅伯特萊恩在《幸福的流失》中闡述，現代人為了增加財富，與家人和朋友相處的時間越來越少，又依賴於淺薄的物慾滿足，賺得多，也花得多，故有超過四分之一的美國人聲稱自己感到不幸福。

導致這種情況的一大原因，是人們很少具化自己的目標，不懈的渴望與追求，成為了痛苦的源泉。《清稈類鈔》記載清代蘇州一個小販阿昭，每天製作燒肉、滷魚、燒雞之類的熟食，拿到繁華街市上叫賣兜售，因味道好，到了午後就賣光了。人們問阿昭為何不多做一些，憑此手藝發家致富？

阿昭說，人活在世上，就應有生活的樂趣，不顧多做是為了有時間做自己喜歡的事，也能更多陪伴老母親和家人，享受天倫之樂——人具化了自己的目標，知道做到什麼程度該停下

端午情愫

● 雨 凡

方面內容，蘊含着深邃豐厚的文化內涵並且在傳承發展中雜糅了多種民俗為一體，節俗內容相當豐富。其中扒龍舟與食粽子是端午最重要的禮俗，這兩大傳統禮俗在中國自古傳承，至今仍深得人們的喜愛。

我出生在山東的一個小村莊裏，雖不及城市裏繁華熱鬧，但在我童年的記憶裏，村人對端午節卻是非常敬畏的。人們常常在這一天賽龍舟、吃粽子、掛艾枝、懸菖蒲、佩香囊、飲雄黃酒、灑掃庭院等來慶賀端午節。每每此時，我都會沉浸在端午的震撼與幸福中。

「少年佳節倍多情，老去誰知感慨生。」端午節是最喜愛和渴盼的節日，因為少年時代，物質匱乏，食不果腹，每逢過節母親總會依據習俗做一些好吃的粽子，慰藉我們對端午節的嚮往。

「仲夏端午，烹鶯角黍」，端午節採棕葉、包粽子是我家由來不變的傳統。記憶中，每到端午，母親都會早早地浸好糯米、洗好棕葉、備好小

棗、豆沙、鮮肉、火腿、蛋黃、楊梅、蜜餞等餡料來包粽子。母親可是包粽子的高手，她的粽子花色繁多，形狀多樣，很受村人的讚賞。母親也常常把包好煮熟的粽子分給左鄰右舍一些。我想：在人們的心目中，端午節它應該不僅僅是粽子的聚餐，也不單單是龍舟的賽會，而是剝去其物質載體後，留給人們的精神內核——在數千年後，人們通過追憶祖先的精神世界，延續種族的文化命脈。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端午才在歷史的傳承中蛻變為一種質樸的生活情愫。

端午，一葉龍舟，一粒粽子，一個香囊，一縷艾草，一杯雄黃，通過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傳承，留下的是一份深刻而厚重的精神內涵。它雖沒有春節時萬人遷移的氣勢，沒有清明時行人斷魂的悲愴，沒有中秋千里共嬋娟的期盼，但它獨獨多了一份不緊不慢的從容，賦予源遠流長的情懷，成為每一個中國人心中最美的羈絆，這份美好，附着於身體，深入於血液，成為東方人獨有的端午情愫。